

远方有约

——2018年新疆喀什支教

□文学院 李康强



隔着玻璃,远远地望着窗外别具一格的风光。古城西安的建筑满是历史的风韵,梯田上的庄稼长得很是茂盛,牛羊在蓝天上吃着青草,却未曾见到放牧人。火车穿越隧道,时而明朗,时而昏暗。

红色的山丘,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,这就是大西北独有的空旷和傲骨。未曾见过村庄和村落,不免有些失意。天高,云淡,风轻,远处的山峰是蔚蓝色的,和着几片云彩,又相映着几抹淡白,那么的迷人……

中午时分抵达乌鲁木齐,万里征途行驶了大半。远方,越来越远,我仿佛听见了那召唤的声音。

叁

我喜欢黑夜,喜欢在黑夜里面面对星空无限遐思。只是今夜,感觉是如此之长。九点左右,方见日出,这看似平凡的景色背后包含了多少好奇和期待。

吃过早饭,便抵达吐鲁番,此地盛名,如雷贯耳。好奇地下车观望,与凉爽的秋风撞了个满怀,这是我收到的远方第一份礼物。

终于看到了城市和村落,此时的心情真是欣喜若狂。深蓝色的雪山,戈壁滩上还有几株草木。我不得不赞叹它们顽强的生命力:承受风沙,历经严寒,屹立不倒,这就是奋斗的精神,奉献的精神,孤独的精神。

近处的山峰甚是壮观,好像是沙尘堆积而成的,当然也有一些岩石,红色、青色、褐色都有。群山相连,好像一条漫长飘逸的长带。不晓得这巍峨群山见证了沧海桑

田,经历了多少物是人非。然而,雄伟的背后掩盖了生命的气息,山上没有一点植被,更别提树木,或许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,深邃、豁达、静默、深沉、壮丽。

新疆,你好!你好,远方!

肆

从乌鲁木齐到喀什,还有一段漫长的旅途,只是早已习惯了风雨兼程。

静静地注视着窗外,银灰色的沙子铺满了褐色的岩石层,一眼望去,不见尽头。过了一会,又看到了红色的群山部落,高低起伏,形态万千,或如飞龙,或如牛头,或如大鼓,我和同行者姑且称之为“火焰山”。

绿洲附近生长着碧绿的青草和挺拔的胡杨,那是一种焕发着生命色彩的绿,绿得迷人,绿得惬意,绿得心旷神怡。尽管我没有看到水源,但我想总是有的吧。

注视着蓝天,红色的落日躲进了黑蓝色的云朵里,好像是女媧补天用的五彩石一般。我们都很好奇什么时候出现日落,等得好不着急。在车厢里耐不住寂寞,便去和几个好友聊了会童年往事,趣味横生,谈笑间,黄昏悄然而至。那是北京时间21:00,没有星光璀璨,没有月光皎洁,一片黑暗……好在城市的灯火弥补了这份寂寞,倒也感到满足。我伸了个懒腰,便打算去见一周公公。

窗外的灯光非常耀眼,好像在告诉熟睡的我们清晨即将来临。我拉开窗帘,发现列车行驶到了阿克

苏站,尽管天还没亮。

就快到了,还有三个小时——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。带着这份喜悦,我跳下了床铺……

跋山涉水,万里行程,只为远方。

伍

阳光很是明媚,几乎没有一片云彩。火车上的生活很是丰富,有的在打扑克,有的在看书,还有三两知己聊天说地……

看了会书,觉得烦躁得很,顺其自然地拉开窗帘。道路两旁零星的有一些矮小的绿色植物,只是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。胡杨树很是挺直,令我不解的是它们为何生长得这样苗条。

原来新疆也是有河流的,河道很是狭窄,但是河流很急,夹杂着泥沙,如同九曲黄河一般。闲杂的空地应该是秋天采摘,却为何不见庄稼人劳作呢?

约莫过了半个小时,终于看到了农田。植株或高或低,深绿色的叶子间藏露着一些白色的圆团,灵机一动才晓得这是棉花。印象中棉花应该是秋天采摘,却为何不见庄稼人劳作呢?

听列车员说火车晚点两个小时,不免有些失落。枯坐无味,便登铺小憩,或许在梦里可以一约远方。

陆

到了!到了!终于到了!

2018年8月31日16时35分,第一次踏上了喀什这片伟大的土地,跋山涉水、历经64个小时到达的远方!

激动,兴奋,骄傲,自豪,还有一些迷茫和无助,五味俱陈……

来不及仔细地观察这个城市,只是仿佛感觉到祥和、安宁、美丽、富饶,还有一种历史的厚重。道路两旁的绿化很美,有胡杨、柳树和槐树,道路宽敞,人杰地灵。过了一会,左右,维吾尔族师傅驾驶的大巴车行进了一所美丽的学校。同行者大声喊道:东营二小!或许是因为太过疲惫,我并没有留意,原来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支教学校。

快步走下车,看到了东营二小这片美丽的校园,心中感慨万千。餐厅里响起了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歌曲,餐桌上的美食应有尽有,因为饥饿,我们仿佛忘记了大学生的身份,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,十分钟后一扫而光……

远方的诗意,真的好美,美得令人心醉。我们离开故土,万里长途,来到远方,满是青春的活力。梦想,从这里启航……

加油,我和远方!

以灯传灯 心灯长明

□文学院 吴春阳

九月十号,一个恰到好处的日子。学生在开学后那不短不长的十天中抛下假期的松散,将重心重新放至学校,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落到众人前方——老师身上。

就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,老师的形象在不同人心中也不尽相同,甚至在不同的时间段也可能大相径庭。有人心中,老师是规矩,是不容触碰的纪律;有人心中,老师是母亲,是遇到挫折后的怀抱;有人心中,老师是浓雾中伸出的一只手;有人心中,老师是前方披荆斩棘的背影。这些形形色色、复杂纷繁的记忆,成了我们求学之路不可磨灭的印记

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结束了六年的小学教育,我顺利升入初中,那正是灵魂中的叛逆开始蠢蠢欲动的时候,对规矩条例有着本能的排斥。所以当他在走上讲台时,我有些泄气。他面无表情,颧骨高高地支出来,像是郑板桥画的石头,耸立峰嵘,一股寒气。开场白也很一般:“你们是我带的第四届学生,之前三届一直是第一,没有一次考第二,我希望你们不要打破这个记录。”之后才是例行的自我介绍,姓张,三十多岁,教数学。

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个下马威,我们有点怕他。每天早上七点七分,那双标志性的蓝色运动鞋总会踏进班里,之后便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土,先是卫生,窗台有无浮尘,板槽有无笔灰,地面有无垃圾……结束之后,他便坐回自己的王座——讲台上的那把椅子,看似不经意,其实在细致地观察我们。谁最近学得很认真,谁最近松懈了,谁有些偏科,谁注意力不集中,之后便会对症下药地找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谈话。和平时形象相反,在谈话中他很少批评,更多的是询问和建议。

身为班主任,开班会自然是家常便饭,但与其说是班会,不如说是他的故事会。只要灵感来了,他就会拍拍手,说:“我讲点事情。”之后我们就会放下手中的事,开始听他“演讲”。他故事没有主题,如同自由的水,肆意流淌,有时事评价,有奇闻异事,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经历、体验、感悟。他讲起他风光的童年——天资聪颖,深受老师器重;讲起自大的少年——盲目自信,最终与渴望的大学失之交臂;讲起反思的青年——脚踏实地,考入教育系统,并在工作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。

我们也延续了他的光辉历史,不仅成绩遥遥领先,而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,无论是日常量化还是运动会,都是第一,我们成了别人口中的传奇班级,同学关系也好得出奇,亲得像是一家人。可班主任还是凶巴巴的,除去上课,讲故事,便是给我们泼冷水,说我们做得还不够好,却翘了辫子。

我们就在这痛并快乐的环境中成长,本以为会携手走过三年,没想到却提前一年结束:因为级部成绩分化太过严重,校长决定重新分班。虽然我们早就听到了风声,但直到看见班主任手里拿着一张A4纸坐在老位置上,才有了实感。班里气氛低沉且压抑,空气咸咸的。那张薄薄的纸被举得老高,挡住了他流泪的眼,但断断续续的声音出卖了他,四三十三个名字,他足足念了半个小时。

在之后的求学路上,我也遇见了诸多优秀的老师,但张老师依旧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。或许我已经记不清当年他传授的知识,但每当想起那双蓝色运动鞋,我心中总会涌起无限的回忆和感情。

遇风劲雨狂,传灯之恩于心何敢忘。惟望千灯万灯相继,传灯之时,得以回响。

童年的记忆

□杨全才

上助跑一段距离,一下子可以滑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,也可以几个人在一起牵手滑。如果不小心掉进冰窟窿里,浑身瑟瑟发抖,就会忽然怀念起夏季——夏季是不怕进入水里的……

春天可以放风筝。那时不知道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诗句,却能让各式各样的风筝摇摇摆摆地飞上蓝天,在旷野里自由飞翔,绝不会像城里那样几个风筝缠在一起。但是紧接着就开始春播春种了——耩高粱、压地瓜等等。天旱时,从几百米以外的地方挑水压地瓜,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,孩子们跟着耩秧,乍暖还寒时节,瑟瑟发抖,又开始盼望夏季……

夏季来了,我们这些孩子们开始躁动起来。不再有因为农活而受冻的遭遇,不再有因为掉进冰窟窿里的尴尬——有的只是快乐!农活还是有的:割草、放羊、拔

猪菜,跟着大人到地里薅草。我们不怕热,因为热了才可以下河洗澡——这是我们巴不得的事情。有时洗起来就是一两个小时,直到嘴唇发青,浑身都是鸡皮疙瘩的时候,才爬上来,赤裸裸的就在路上跑。一边跑,一边喊着:“跑跑跑,热水烫烫烫……”跑累了,出汗了,就再下去洗。那个时候,我们村子周围都是小河,窄的地方七八米,宽的地方一二十米,知道深浅的,不会发生溺水事故,大人们也就不把孩子游泳的事放在心上。

一旦到了汛期,河水暴涨,我们又有了新的玩法——从桥头上往下跳。桥头离水面不过就是一米的样子,胆小的站在桥上直接往下跳,有时还用食指和中指堵住两个鼻孔,以免被呛着;胆大的就有助跑,腾空而下,更刺激。有一次,我腾空跃起后俯身接触水面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进入水里,顿

时感到肚子疼痛,上了岸,看看肚皮通红通红的,才意识到自己入水的姿势不对,看看别人,都是以站姿跳进水中的。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,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干过这种傻事。

村前的小河里种着白莲藕,虽然没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壮美,却有“鱼戏莲叶间”的精致。小河的一头由于孩子们天天洗澡,河底没有淤泥,有的是绵绵的细沙。有时候,游着游着就跑到藕塘去了——因为那里已经有荷花开放了。起初,在藕塘边就可以摘到荷花,再往后就要到里面去——只有上了岸才看到腰部以下被藕叶柄的刺刺得红一道紫一道的,从来没有人说疼过。后来,看了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,我们就学着小马的样子,潜入水底用藕叶的柄呼吸,在藕塘里捉起迷藏。

童年是一颗颗耀眼的星,闪烁迷人的光彩;童年是一首动听的歌,吟唱儿时的快乐;童年是一幅多彩的画,描绘美好的记忆!

(作者系: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甘沟小学)

壹
或许,每一个青春年少的人都曾渴望远方,都对远方给予了特殊的情怀。有时候,我也会静静地思考“生活中不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的含义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决定放下这份幻想,亲自去远方,领略远方的诗意……当听到枣庄学院赴新疆喀什支教的通知书时,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当然这未免有些任性,或许正是这份青春年少,便可以铭记一生。

父亲是知道我决定去新疆的第一个人,从小到大都是这样,他总是很支持我,尽管他的话语很少,总是选择沉默。是啊,他就是一位平凡的父亲,可却是我心目中的“天神”。当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决定时,我记得电话里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,“不错,可以锻炼锻炼,去吧。”

夏至未至,秋日渐临,凉风吹走了酷暑炎热,暑假也接近尾声。收拾行囊,准备返校,这些准备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简单,习惯了独立和成长。临行之前,特意去看望了耄耋之年的奶奶,但并没有告诉她我要去远方。踏上车的那一瞬间,没有回头,故作坦然,父亲仿佛也安心地离去。

因为共同的选择,因为共同的梦想,206名枣院学子齐聚一堂,短短的一日培训,让我感觉到收获良多。出征仪式上的誓言,铿锵有力,响彻云霄,点燃了青春无限的风采和活力。登上大巴车,老铁们的关心和问候,顿时让我感觉到了“你是人间四月天”的温暖。真诚地谢谢你们也真挚地祝福你们!

火车上铺,这种空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,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风雨兼程。揉揉睡眼,起身远望,目光所至,皆是风景。这一路,满是希望,满是青春,满是诗意……半年的岁月,做一件铭记终身的事,为边疆教育尽一份心力,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和非凡的责任。这份遇见,难能可贵。

远方有约,青春无悔,感恩一切。
贰
八月三十日。今天是奔赴新疆的第二天,列车行驶得好快,昨夜我还亲自下车欣赏了兰州的灯光夜色,清晨就已经快抵达吐鲁番。在火车上甚是无聊,约了两个同学打牌,饶有趣味,也算是荒废度日吧。

隔壁车厢里的歌声未曾中断,只听到有人弹着吉他,有人哼着歌曲,满是青春的旋律。虽然未曾谋面,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我爱秋的丹桂飘香、硕果累累;我爱冬的瑞雪飘舞、银装素裹;也爱春的千娇百媚、万紫千红;然而我更爱夏的接天莲叶、映日荷花。40多年前的农村孩子,最好过的当然是夏季。夏天有我儿时难以抹去的记忆。
秋天,经常忙到半夜切地瓜、摆瓜干。深秋的早晨,气温只有几度,冻得清水鼻涕往下流;夜晚,三星到了头顶,因为切完的地瓜没有摆好,还是不能回家。又困又累又饿时,总是不由忆起夏季的悠闲……
冬天,下雪了可以堆雪人,弄得有鼻子有眼的;打雪仗你追我赶,热火朝天。可以滑冰:在河岸

